讀通鑑論

讀通鑑論卷二十

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二十四

唐高祖

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聖人知天而盡人之理詩書所載有不可得而詳者千世而下亦無從而知其深矣乃自後世觀之承天之祐受人之歸一六寓而定數百年之基者必有適當其可之幾盖亦可以知天可以知人爲得天之時則不逆應人以其時則志定時者聖人之所不能違也唐之取天下遲回以起若不足以爭天下之先而天時人事適與之應以底於成高祖意念之深誠不可

及也天之理不易知矣人之心不易信矣而失之者恆以隋煬廢之播虐甚矣而唐爲其世臣受爵祿於其廷非若湯之嗣契周之嗣稷建國於唐虞之世元德顯功自有社稷而非純乎爲夏商之臣也則隋雖不道唐未可執言以相詰天有綱則理不可踰人可有辭則心不易服也故楊廣惎高祖而屢欲殺之高祖處至危之地視天下之分崩有可乘之機以遠禍而徼福然且斂意卑伏而不遽起天下怨隋之虐王薄一呼而翟讓孟海公竇建德李密林士宏徐圓朗蕭銑張金稱劉元進管崇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朱粲並起以亡隋唐且安於臣服爲之守太原禦突厥而

非劫在於楊廣棄兩都以流蕩於江都李密已入雒郛環海無尺寸之圍土於斯時也白骨邱積於郊原孤寡流離於林谷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獨夫而在羣盜矣唐之爲餘民爭生死以規取天下者奪之於羣盜非奪之於隋也隋已亡於羣盜唐自關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也然而高祖猶慎之又慎遲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陰結豪傑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於有爲而高祖堅忍自持姑且聽之而以靜鎮之也不貪天方動之幾不乘人妄動之氣則天與人交應之而不違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長安立代王侑其明年二月而宇文化及遂弑楊廣於江都

廣已弒代王不足以興越王侗見逼於王世充旦夕待弒隋已無君關東無尺寸之土為隋所有於是高祖名正義順蕩夷羣雄以拯百姓於凶危而人得主以寧其婦子則其視楊元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順逆之分相去縣絕矣故解楊廣之虐政者羣盜也而益之深熱救羣盜之殺掠者唐也而予以寧安惟唐俟之俟之至於時至事起而猶若不得已而應則叛主之名可辭而聞江都之弒涕泗交流保全代王錄用隋氏宗支君子亦信其非欺人謂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雄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養之深為能順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

有以折羣雄之驕妄綏民志於來蘇故能折箠以御梟尤而擧國於怙柔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嗚呼天子之尊非可志爲擬也四海之大非可氣爲壓也相時之所疾苦審己之非橫逆然後可徐起以與天下休息卽毒衆臨戎而神人罔爲怨恫降李密禽世充斬建德俘蕭銑皆義所可爲仁所必勝也天下不歸唐而尙誰歸哉愼於擧事而所爭者羣盜也非隋也非惡己僭而將熄之楊廣也毒方興而不戢之僞主也有唐三百載之祚高祖一念之愼爲之則湯武必行法以俟命其靜審天人之幾者亦可髣髴遇之矣

李密以殺翟讓故諸將危疑一敗於邙山而邴元真單雄信亟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大河以圖進取而諸將不從及相帥以降唐則欣然與俱而密遂以亡項羽殺宋義更始殺伯升皆終於敗其轍一也然則令項羽殺漢王於鴻門犯天下之忌愈不能以久延而昧者猶稱范增爲奇計鄙夫之陋惡足以知成敗之大綱哉夫馭物而能釋其疑忌者雖未能昭大信於天下而必信之於己信於己者謂之有恆有恆者歷乎勝敗而不亂己有以自立則無懼於物而疑忌之情可以不深李密者乘人以鬬其捷而無能自固者也密隋之世臣也無大怨於隋而已抑無可恃之勢

無故而萌亂志以干楊元感元感敗亡命而依翟讓隋有恨於密密固無恨於隋而檄數其君之罪斥之如僕隸且既已欲殪商辛執子嬰矣則與隋不兩立而君臣之義永絕乃宇文化及弒立而趨黎陽以逼之於河上密懼雒陽之議其後又幸葢琮之招己奉表降隋以緩須臾之困而受太尉尚書令之命夫煬帝密之所欲殪之於牧野者也而責化及曰世受隋恩反行弒逆越王侗密之所欲執之於咸陽者也而北面稱臣受其爵命則諸將視之如犬豕而知其不足有爲尚誰爲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其降隋也非元文都之愚未有信之者也其降唐也唐固不信

其果降也反而自問唐公見推之語而不愍念起念滅而莫知所據匹夫無志爲三軍之帥而可奪其何以自立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咎可補也凶可貞也人皆可承以羞而死亡不可逃矣故諸將之亟於背密而樂於歸唐也羞其所爲而莫之與也密死而不能揜其羞豈有他哉無恆而已矣

制天下有權權者輕重適如其分之準也非詭重爲輕詭輕爲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適如其數輕也而予之以輕適如其數持其平而不爲其忒權之所審物莫能越也李密棄土釋兵擁二萬人以降唐密之

亂天下也有必誅之罪而解甲以降殺之則已重矣北有建德東有世充密獨閉關來歸為天下倡當重獎之以勸天下者也而本為隋之亂臣天下之殘賊厚待之則又已重矣六之狙詐樂禍而驕雖降唐而無固志緩之須臾則跳梁終逞宜乎厚防以制其姦不可遽抑而激之怨而眾叛援孤力窮智屈疑之重則又本輕視為輕而又若重審其所適然之數者權也高祖授之以光祿卿一閒宂之文吏而可進食之褻事使故臣節於殿陛一若不知其狡黠凶很者然此之謂能持權以制天下者也非故揚之非故抑之適如其稽顙歸命之情形而濟然待之若進若退之

閒嗚呼此大有爲者之所以不可及也於是而密無可恬之恩抑無可訟言之怨於無所讎惡無所施不得已而孤騎叛逃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使其志駿而終順與則飽之以祿安之以位一如許景劉繼元之在宋而不至如黥布彭越之菹醢以傷恩北密之不然自趨於死而抑無怨矣於是而知天下之至很者無很也至詐者無詐也量各有所止機各有所息以爾然者待之而適如其分則於道不失而險阻自消天下宗於一心之平道本易也而非大有爲者不足以與於斯

徐世勣始終一狡賊而已矣其自言曰少爲亡賴賊背一

定而不可移者也夫為盜賊而能雄長於其類者抑必有似信似義者焉又非假冒之而欺人亡實也相取以氣相感以私亦將守之生死而不貳如螢之光非自外生而當宵則燦當晝則隱故以其似信似義者予之以義之能執信之能篤而重任之則一無足據而適以長亂其習氣之所守者在是適如其量而止過此則顛越而不可致詰其似信似義者亦非偽也愈真而愈不足任也世勣受李密之命守黎陽魏徵安集山東勸之降唐而世勣籍戶口士馬之數啟密使獻之己不特修降表高祖稱之曰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遂寵任之以授之於太宗而終受託孤

之命世勛之於此亦豈盡出於僞以欺高祖而邀其寵遇乎其所見及是其所守在是蓋嘗聞有信義而服膺焉以爲是可以卓然自命爲豪傑也故以坦然行之而果爲高祖之所矜獎若其天性之殘忍僅與盜賊相爭而智困於擇君心迷於循理可以稱英君之任使不可以折闇主之非僻則祇以錚錚於羣盜之中而遠許之以純臣高祖太宗知人之鑒窮於此矣夫不見其降於竇建德質其父而使爲將遂棄父而欲襲曹旦以歸唐乎故其爲信義也盜賊之信義也察於利以動任於氣以逞戕性賊恩亦一往而不恤遽信其爲純臣而任以安定國家之大鮮不覆矣

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惟君子而後可以履信而守義非小人之所能與殆魚躍之不可出沼鳥步之不可越域也矣

拔魏徵於李密脫杜淹蘇世長陸德明於王世充簡岑文本於蕭銑凡唐初直諒多聞之士皆自僭偽中祓濯而出者也封德彝宇文士及裴矩不伏同昏之誅而猶蒙寵任蓋新造之國培養無漸漬之功而隋末風教陵夷時無巖穴知名之士可登進之以爲楨幹朝儀邦典與四方之物安不能不待訪於亡國之臣流品難以遽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側者亦此也

乃何獨至於蘇威而亟絕之蓋蘇威者必不可容於清明之世苟非斥正其爲匪人則風教蔑廉恥喪上下亂而天下之禍不可息也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見者亦以平四海正風俗爲己功天下翕然仰之以爲從違隋可亡而威不可殺故宇文士及王世充李密皆倚威以收人望威亦倚其望以翺翔凶豎之庖俎鋒鏑雨集膏血川流而威自若也是則兵不足以爲彊險不足以爲固天子之位不足以爲尊而無有如威之重者亡亦何憚而不學威迂行腐步異岸以逍遙邪媚於當世以愼藏於六藝也似正隨時遷流也似忠以老倨驕而

肆志也似剛殺之無名遂之不得天下且以爲道之莫尙者而導世以偷汙爲彝倫之大賊是可容也孰不可容也明王之所必誅勿赦者唐姑拒之而弗使即刑其猶姑息憐老仁過而柔乎若德彝士及裴矩之流天下知賤惡之久矣雖復用之不足以藏人心而壞風化殺之可也赦之而器使之亦詎不可哉

薛仁杲蕭銑竇建德或降或殺而皆斬唯王世充赦而徙蜀此不可解之惑也唐高君臣當大法可伸之日而執生殺之權夫豈茫焉而罔正如此世充隋之大臣也導其主以荒淫立越王而旋奪之其當辜也固也乃世充力守東

都百戰以扞禦寇而其篡也在煬帝已弒之後使幸而成焉亦無以異於陳霸先而唐立代王侑奪其位有諸己者不可非諸人唐固不能正名以行辟也且取世充與仁杲建德蕭銑較世充者操懿以後之積習也建德仁杲以匹夫銑以縣令忽乘喪亂遂欲竊聖人之大寶以自居則張角黃巢之等匹尤不可長之亂而無可原之情矣春秋於里克甯喜弒其君而其伏誅也書曰殺其大夫齊豹殺公兄陽虎竊玉弓未有弒逆之大惡也而書曰盜貴近之臣或以親或以舊或以才為國之柱石先有成勞於國而人心歸之然後萌不軌之心以動於惡欲效之者固未易也

且人主與之相邇暫姦易辨而可防之於早也辨之常明防之不夙漸釀堅冰之至人主亦與有罪焉若夫疏遠小臣如蕭銑亡賴細民如建德如仁杲始於掠奪攫竊民而噬之烏合勢成遂敢妄窺天位則四海之廣梟桀飲博之徒茍可爲而無不可爲人君居高而莫察有司拘法而難誅決起一旦而毒流天下則雖人主之失道有以致之而螘穴一穿金隄不保祁寒暑雨之怨咨皆可爲耰耡棘矜之口實及其潰敗乞降猶可以降王之禮恣其徜徉則人何憚而不殺越乎人以希富貴況當初定之天下衆志未寧此撲而彼興豈有艾乎自東漢以後權臣之簒者成而

爲曹魏六朝末成而敗爲王敦桓溫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王僧辯侯成而速敗爲桓玄侯景乃及隋之亡而天下之勢易矣人皆可帝戶皆可王是匹夫狂起之初機也唐及早懲之正草澤稱尊之大罰然且有黃巢之禍延於朱溫而唐以亡使弗懲焉則暗主相承政刑無紀閭井之匹夫幾人帝而幾人王生民之流血終無已日矣若權臣受將相之託爲功於國而逼奪孤幼則不待正鈇鉞於世充而無有繼之者高祖相世運之遷大權之移禍萌之變而貰世充誅三僭其亦審矣而豈貿貿以張弛乎已天下之亂者義也而義固隨時以制宜者也世充可誅也建德銑仁

衆尤不可貸者也非昧於治亂之幾者可執一切之義以論得失也

言有不可以人廢者封德彝之策突厥是已突厥擁衆十五萬寇并州鄭元璹欲與和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並著斯言也知兵籌國相時之善術也唐之不能與突厥爭始於劉文靜之失策召之入而爲之屈權一失而弗能速挽矣中國初定而突厥席安名有可挾機有可乘唐安能遽與突厥爭勝哉然當百戰之餘人猶習戰故屢挫於劉黑闥而無朒縮之心則與戰而勝可決也所難者銳氣盡於一戰而繼此則疲耳奮

起以亟爭而藏拙於不再速與戰而速與和則李靖符蕭銑之功必成而鄭元璹之說必絀矣夫□□者不戰而未可與和者也犬縶項而後馴蛇去齒而後柔者也以戰先之所以和也以和靡之所以戰也惜乎唐之能用戰以和而不用和以戰耳知此則秦檜之謀與岳飛可相輔以制女直而激爲兩不相協以偏重於和飛亦過矣抗必不可和之說而和者之言益固然後墮其所以戰而一恃於和宋乃以不振而迄於亡非飛之戰檜亦安能和也然則有檜之和亦何妨於飛之戰哉戰與和兩用則成偏用則敗此中國制夷之上算也夫□□者詐之而不爲不信乘之

而不爲不義者也期於遠其害而已矣

唐初定官制三公總大政於上六省典機務於中九寺分庶政於下其後沿革不一而建國之規模於此始基之矣一代興立一代之制或相師或相駁乃其大要分與合而已周建六官純乎分也秦統以一相一尉而合漢承之而始任丞相後任大將軍專合於一而分職者咸聽命焉唐初之制三公六省與九寺之數相匹所重在合而所輕在分於九寺之上制之以六省六省之上涖之以三公統攝之者層纍相仍而分治者奉行而已長短以時移得失各有居也然而唐多能臣前有漢後有宋皆所不逮則勸獎

人才以詳治理唐之斟酌於周 者非不審也國家之務要
不出於周之六官分其事而各 專其職所以求詳於名實
也因名責實因實課功無所諉 而各效其當爲此綜核之
要術也然而有未盡善者存焉 官各有司司各有典典各
有常而王之聽治綜其實副其 名求無過而止因循相襲
以例爲飾苟求無失而敬天勤 民對時育物揚清激濁移
風善俗之精意無與消息以變 通之實可稽也不必其順
乎理名可副也不必其協於實 於是而任國家之大政者
且如府史之飾文具以求免譴 相爲緣飾以報最於一人
之聽覩而人亦不樂盡其才故 周制使冢宰統六典以合

治之而家宰既有分司又兼五典則大略不失亦不能於文具之外斟酌人情物理天時事變之宜與賢不肖操心同異之隱以求詳於法外自非周公之才亦盡諸坐嘯而已於是而知唐初之制未嘗不善也六省者皆非有執守者也而爾知九寺之司三公者雖各有統也而兼領六省之治九寺各以其職循官守副期會依成法以奉行而得失之衡短長之度彼此相參以互濟與夫清濁異心忠佞異志略形迹以求真實之利病則既以六省秉道而酌之又有三公持綱而定之互相融會以求實濟於宗社生民之遠圖豈循名按實緣飾故例以苟免於廢弛之誅者所

能允協於宗社生民之大計哉故責名實於分者詳於法而略於理重辨定於合者法或略而理必詳不責人以守法拘文之故轍而才可盡能會通於度彼參此之得失而智日生於是乎人勸於天下之務而恥爲塗飾以下委於諸習法律之胥史致令天下成一木偶衣冠官廚酒食之吏治則唐之多能臣也其初制固善也夫郡縣之天下其治九州也天子者一人也出納無諷議之廣折中無論道之司以一人之耳目心思臨六典分司之煩冗卽有爲之代理者一二相臣而止幾何不以拘文塞責養天下於痿痺而大姦巨猾之胥史得以其文亡害者制宗社生民之

命乎國家之事如指臂之無分體也夫人之才如兩目之互用交相映而合爲一見也取一體而分責之無所合以相濟將司農不知司馬之緩急司馬不知司農之有無競於廷而僨於邊所必然者刑與禮爭而教員撫字與催科異而啟亂事無以成民無以靖是猶鼻不擇味口不擇香背攢重纊而不恤胸之寒雖有長才徒爲太息固將翱翔於文酒琴弈之中而不肯指持祿容身不復知有清議賢愚無別誰復戮力以勤王事哉是故三公六省無專職而盡閥國政以佐天子之不逮國多才臣而雖危不亡唐之所以立國二百餘年有失國之君而國終存高祖之立法

持之也後世合六官而闕政者臺省也乃職在糾參則議論失平而無先事之裁籍聯六官而佐治者寺監也乃仰承六官則任愈析而專一職之節文故言愈棼而才愈困鑒古酌今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務非循名責實泥已迹者之所與知久矣

租庸調之法拓拔氏始之至唐初而定戶賦田百畝所輸之租粟二石其輕莫以過也調隨土宜庸役兩旬不役則輸絹六丈重之於調庸而輕之於粟三代以下郡縣之天下取民之制酌情度理適用宜民斯爲較得矣地之有稼穡也天地所以給斯人之養者也人之戴 君而胥匡以生

也興其害協其居防其淫撫其弱以養君子既勞心以治人則有力可勞者當爲之効也地產之有餘者桑麻金錫茶漆竹木檿絲之屬人不必待以生而或不勞而多獲以資人君爲民立國經理綢繆之用固當取於民以用者也酌之情度之理租不可不輕而庸調無嫌於重豈非君以養民民以奉公之大義乎故曰明君貴五穀穀者民生死之大司也貸斂以聚之上紅朽盈而多黎不耕之人下及於犬馬則賤矣開民之利勸之以耕使裕於養而流通其餘以供日用之需所以貴之也示民以不愛其力以事上而重愛其粟雖君上而不輕與則貴之也至矣故

惟重之於庸而輕之於租民乃知耕之爲利雖不耕而不容偸庸以免役於是天下無閒田而田無鹵莽耕亦征也不耕亦征也其不勸於耕者鮮矣且按唐開元戶數凡九百六十一萬九千有奇戶租二石爲租千九百二十三萬有奇以萬曆淸丈所定夏秋稅糧二千六百六十三萬有奇較之其差無幾也田百畝而租二石幾百而取一矣而可給二百二十萬人之食以饟兵而不止三年之餘一粟之取也游而庸調之取絹綿土物也廣則官吏胥役百工之給皆以庸調之所輸給之使求粟以贍其俯仰皆出貨賄以餘糴於豐民而耕者鹽酪醫藥昏喪之用粟不死而

貨賄不騰調庸之職貢一定於戶口而不移勿問田之有無而責之不貸則逐末者無所逃於溥天率土之下以嫁苦於農人徭不因田而始有租以薄取而易輸汙吏猾胥無可求多於阡陌則人抑視田爲有利無害之資自不折入於彊豪以役耕夫而恣取其半以此計之唐之民固中天以後樂利之民也此法廢而後民不適有生田盡入於彊豪而不可止矣役其人不私其土天之制也用其有餘之力不奪其勤耕之獲道之中也效其土物之貢不斂其待命之粟情之順也耕者無虐取之憂不耕者無幸逃之利義之正也若夫三代之制田稅十一而二十取一孟子

斥之爲小務何也三代沿上古之封建國小而君多聘享征伐一取之田疇積數千年之困敝而暴君橫取無異於今川廣之土司吸齕其部民使鵠面鳩形衣百結而食草木三代聖王無能疾出其民於水火爲撙節焉以漸蘇其生命十一者先王不得已之爲也且天子之畿東西南北之相距五百里而已舟車之輓運旬日而往還侯國百里之封居五十里之中可旦輸而夕返今合四海以供一王而饋餉周於遠塞使輸十一於京邊萬里之勞民之死者十九而誰以軀命殉一頃之荒瘠乎弗獲已而折色輕齎之制以稍寬之乃粟之貴賤無恆而定之以一切之準墨

吏抑粜廢木𠀾於就近支銷而厚取其值且使賤糶以應非時之詠求自非叙詭豪彊未有敢名田爲己有者若且不察而十一征之誰爲此至不仁之言曰中正之制以斷絕生民之命乎乃若唐之庸重矣以後世困農而恣游民之逋役則重也以較三代則尤輕古者七十二井而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九百畝而一人爲兵畝百步耳九百畝今之四百畝而不足也以中則準之凡糧二十石有奇而出一兵無歲不征無年不戰死傷道殞復補伍於一井之中唐府兵之未盡革也求兵於免租免庸之夫且讀杜甫無家垂老新婚三別之詩千古猶爲墮淚則三代之

民其死亡流離於鋒矢之下亦慘矣哉抑且君行師從鄉行旅從狩觀會盟聘問逆女會葬乃至遊觀畋獵皆奔走千百之耕夫於道路暑暍凍瘃飢渴勞敝而死者不知凡幾而築城穿池營宮室築苑囿之役不與焉其視一歲之庸一戶數口而折絹六丈者利害奚若也論者不體三代聖王因時補救不得已之心而猶曰十一取民寓兵於農之可行於今也不智而不仁學焉而不思亦忍矣哉後王取古以宜民唐室租庸調畫一仁民之法即有損益無可

之士各仕於其國諸侯私其土私其人既禁士之外徙

而羈旅之臣新君有其情不固之疑三代聖王欲易之而不能也乃其為卿大夫者類以族升則役於相習之名分而民帖然以受治農之子恆為農雖有儁才觖望之情不生賞罰施於比鄰而恩怨不起乃逮周之季世祿之家迭相盛衰於是陳鮑高國欒郤趙范且疑忌積而起尋戈矛兄弟姻亞互修怨於顧盼之間而蹀血覆宗亦入倫之大斁矣法與情不兩立亦不可偏廢者也閭井相比婚媾相連一旦乘權居位而逮繫之鞭笞之甚且按法以誅戮之憯焉不恤曰吾以奉國法也則是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恩義皆可假君臣之分誼以摧抑之而五倫還自相賊矣

於是乎仁心牿喪而民競於權勢以相離散非小禍也若欲曲全恩義而撓法以伸私則法抑亂而依倚以殃民者不可勝詰然則除諸侯私土私人之弊政於九州混一之後與鄉郡刺鄉州守鄉邑其必不可明矣張鎮周舒州人也爲其州都督召親故酣飲十日貽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得與故人歡飲明日都督治百姓耳此何異優人登場森然君臣父子之相臨而歌舞旣闋相聚而食相狎而笑邪惻隱不行而羞惡之心亦澌滅盡矣故官於其鄉無一而可者也君欲任賢以治民也奚必其鄉欲爲民以擇吏也奚必其鄉之人士出身事主而效於民也又豈易地

之無以司殺君不爲士謀安士抑不自謀其安致法與情之兩傷甚矣其昧於理也韓魏公以守鄉郡而養老亦朱買臣衣繡之榮耳況如鎮周之加刑罰於父老子弟而僭莫之恤乎

謂高祖之立建成爲得適長之禮者非也立子以適長此嗣有天下太子諸王皆生長深宮天顯之序不可以龍變亂也初有天下而創制自己以賢以功爲天下[illegible]得人作君師以佑下民不可以守法之例例之矣抑謂高祖宜置建成而立世民者抑非也睿宗舍宋王成器而立隆基討賊后以靖國家隆基自冒險爲之事成乃奉睿宗以正位

睿宗初不與聞而況宋王則宋王固辭而睿宗决策可也太原之起雖繇秦王而建成分將以嚮長安功雖不逮固協謀而戮力與俱矣同事而年抑長且建成亦銳銳自立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聞也高祖又惡得而廢之故高祖之處此難矣非直難也誠無以處之智者不能爲之辯勇者不能爲之决也君子且無以處此而奚翅高祖處此而無難者其唯聖人乎泰伯之成其至德者豈徒其仁孝之得於天者厚乎太王姜女以仁徹孝慈敦彝倫修內教於宮中者其養之也久矣詩之頌王季也曰則友其兄王季固不以得國而易其兄弟之歡也王季無得國之心而

泰伯可成其三讓之美一門之內人修君子長者之行而靜以聽夫天命故王季得國猶未得也泰伯辭國猶未辭也內教修而禮讓興讓者得仁而受者無疑於失義邪人之稱太王曰仁人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唐高祖之守太原縱酒納賄以自藏宮人私侍而嘗試生死以殉其嗜欲則秦王矯舉以奮興一唯其才之可以大有爲而馳騁俠烈之氣蕩其天性固無名義之可繫其心建成尤劣焉而以望三后忠厚開國之休使遜心以聽高祖之命其可得乎高祖之不能式穀其子既如此矣而所左右後先者又行險徼幸若裴寂之流而已東宮天策士各以所知遇爲

私人目不覩慈懿之士耳不聞孝友之言導以爭信而亟爭其惻隱高祖若木偶之尸位於上而無可如何誠哉其無可如何也源之不清其流孰能澄汰哉後世之不足以法三代者此也非井田封建飾文具以强民之謂也王之所以王霸之所以霸聖之所以聖賊之所以賊反身而誠不言而喻保爾子孫甯爾邦家豈他求之哉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於禍亂者立適之法與賢之權皆足以召亂况井田封建之畫地爲守者乎

魏徵王珪必死於建成之難乎曰未見其可也事太宗而効忠焉有以異於管仲之相桓公乎曰有異焉而未爲殊

與也傳曰食焉不辟其難非至論也君子之身天植之親生之生死者名義之所維性情之所主而僅以殉食乎君臣之義生於性者也性不隨物以遷君一而已猶父之不可有二也管仲齊之臣齊侯其君也徵珪唐之臣高祖其君也仲之事子糾齊侯命之徵珪之事太子高祖命之天之所秩性之所安義之所承君一而已卽以食論仲食齊侯之食徵珪食高祖之食子糾建成弗與焉而況君子之死必不以殉食乎故無知者齊襄之賊管仲不共戴天之雠也使唐高而蒙篡弑之禍徵珪有死有亡而必不可一日立於其廷子糾建成君臣之分未定奚足爲之死邪爲

之死是一日而有二君矣胥爲君之子也或廢或立君主之當國之大臣引經衷道以裁之爲宮僚者不得以所事者爲適主而啗之以爭建成以長世民以功兩俱有可立之道君命我以事彼則事彼而已矣君命我以事此則事此而已矣高祖初未嘗以荀息之任任徵與珪使以死拒世民也則建成死高祖立世民爲太子非敵國也非君讎也改而事之無傷乎義無損乎仁奚爲其不可哉然則徵珪之有媿於管仲者何也襄公弑糾與小白出亡於外入而討賊不幸而兄弟爭仲之所不謀也子糾敗仲囚於魯桓公釋之而使相仲未嘗就公求免以自試也建成世民

之合謀以爭久矣知其必有蹀血宮門之慘不能弭止其
懸抑不能辭宮僚以去之欲徼幸以觀變二子之志偷矣
太子死遽歸秦王而請見尤義之所不許也斯則其不得
與管仲均者也夫魏徵起於羣盜之中幸自拔以歸唐功
名之士耳介於石不終日而後可以知幾亦惡足以及此
哉

太宗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夫人卽喪心失志
迷藏之尤者長短虛實大小有無淸濁得失明暗皎然分
畫於前知則知之能則能之眇者窮於視跛者困於趨惡

得誣其心之所未喻而謂多聞善慮者之不若己哉然則謂人不已若者抑實有不已若者在也太宗曰煬帝文辭奧博是堯舜非桀紂行事何其相反魏徵曰恃其儁才驕矜自用以至覆亡然則煬帝之奧博固有高出於羣臣之上者不已若誠不若己矣而人言又惡足以警之哉夫人主之怙過也有以高居自逸而拒諫者矣有以憑勢淩人而拒諫者矣然忠直之士卓然不撓雖斥竄誅夷而不恤以言黜而畏君不能奪其理則身雖詘而道固伸也且恃位而驕恃威而橫浮氣外張而中藏恧縮迫乎虛憍稍息追憶前非悶將曰是吾所不知不能而終不可誣者也則

諫者之言或悔而見庸矣唯夫多聞虗識而給於辯者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則言者不憚其威而憚其小有才之辯慧言之大則以爲誇也言之切則以爲險也察情審理擬議窮年而彼巳一覽而見謂無餘引古證今依類長言而時或旁徵之有誤則自非明燭天日斷若雷霆者亟惴惴焉恐言出而反爲所折抱忠而前括囊而退者十且八九矣且夫堯舜之是彼且是之矣吾惡得以堯舜進之桀紂之非彼且非之矣吾惡得以桀紂戒之彼固曰使我而爲人臣以稱說于人主吾之瑣瑣虀虀以敷陳者更辯於此也彼誠不我若而愛我若父責我若子爲笑而已矣

天下雖大賢人君子雖衆誰肯以强智多聞見屈於我而不捫舌以自免於辱乎故人不己若危亡之媒也謂人不己若而其危亡必矣太宗君臣之知此也是以興也不然太宗之才當時之臣無有能相項背者唯予言而莫違亦何所不可乎嗚呼豈徒人主哉士而賢智多聞當世固出其下則欲以取擇善之益也難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顏子之所以大也雖然人知其能與多矣問之雖勤且欲告而中訥則問爲虛設而祇益其驕惟若無若虛之情發於不容已而問必以誠然後人相忘於寡與不能以昌言而不忮太宗之問孔穎達也幾知學矣乃困以多能

百餘年歲而於其能否亦何足以測顏子之心哉孔穎達不能推極隱微以格君心太宗之驕所繇未戢也

宗室人才之盛未有如唐者也天子之保全支庶而無猜無戕亦未有如唐者也蓋太宗之所以處之者得其理矣高祖欲彊宗室以鎮天下三從昆弟之屬皆封王爵使循是而不改則貴而驕富而溢邪佞之士利賴之而導以放恣欲彌之適以貽其災而必至於弱晉宋之所以自相戕滅而終於孤立也太宗從封德彝之言而曰天子養百姓豈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以公天下者即以安本支而勸進其賢能德彝佞人也於此而幾乎道矣爲天子之懿

親交腴廩生養遂不患其不蕃衍也遠於十姓百家雞犬錐刀之鄙猥不患其無可造之材也而强慧者得勢而狂愚樸者溫飽而自廢於是乎非若劉濞司馬倫之自亂以亡則栽芟不分如圈豚之待飼而已矣夫節其位祿之數登之仕進之塗旣免於槁項無聞之憂抑奬之於德業文章吏治武略之美使與天下之英賢彙進而無所崇替固將蒸蒸勸進而爲多士之領袖以藩衞天家故唐宗室之英相者將者牧方州守望郡者臻臻竝起而恥以紈袴自居亦無有夢天吠日覬大寶而干尙師之辟者施及於今隴西之族猶盛焉不亦休乎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愛之

欲其富也富貴者其可以非所宜而長有之乎制之有等授之有道而後欲貴者之果能貴欲富者之果能富也義之至仁之盡也大公行而私恩亦遂矣然則周道親親而文昭武穆施及邢茅蔣胙與畢召之裔皆分茅土豈非道與曰此武王周公定天下之微權而千古之未喻者也古之天下人自爲君君自爲國百里而外若異域焉治異政敎異俗刑異法賦斂惟其輕重人民唯其刑殺好則相暱惡則相攻萬其國者萬其心而生民之困極矣堯舜禹湯弗能易也至殷之末殆窮則必變之時而猶未可驟革於一朝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割天下之半而歸之

姬氏之子孫則漸有合一之勢而後世郡縣一王亦緣此以漸統壹於大同然後風教日趨於畫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故孔孟之言治詳矣未嘗一以上古萬國之制欲行於周末則亦灼見武王周公綏靖天下之大權而知卽民之欲在此而不在彼以一姓分天下之半而天下之瓦合莽散者漸就於合故孟子曰定於一大封同姓者未可卽一而漸一之也春秋之戰亟矣而晉魯衛蔡曹滕之自相攻也鮮卽相攻而無掬指舟中焚茨侵海之虐當其時異姓庶姓猶錯立於外而同姓者不能絕援以自戕此周之所以親親而親親者非徒親也實以一姓之興定一王

之禍制虞施於四海而漸革其封殖自私戕民搆亂之禁毒也至於漢六國廢韓彭誅而欲以周道行之則七國銜山淮南之禍骨肉喋血而不容已然則人主即欲建本支以鎮天下亦無如節其位祿獎其仕進公其黜陟之足以育才勸善而祐子孫之令祚以鞏固維城矣必侈子以棧櫪之豢養假借以優俳之袞黼使之或僨而狂或葺而萎哉鄧禹享大國之封且使諸子各分一藝以自立曾有天下者以公天下爲道將使人競於姱修而授子孫以沈溺之具亦仁過而流於不仁矣是故親親之殺與尊賢互用而相成唯唐爲得之笠其宗室之多才獨盛於今古也

太宗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故當時言無不盡而治得其理然則以是為盡職言行政之理乎抑有未盡然者治惟其人不惟其法以王珪魏徵為諫議大夫房元齡杜如晦為宰相而太宗之明足以折中羣論而從違不爽則可矣必恃此以立為永制又奚可乎命官圖治之道莫大乎官各明其守而政各任於其人庶務分治於六官其屬詳其目其長持其綱皆有成憲之可準也或舉或廢或倚法而挾姦私或因時而為斟酌各以其所效之成能為得失然而有待於天子宰相之裁成者則太宗之制令五品以上更宿內省以待訪問固善術也下有利病得達於上而

上[illegible][illegible]其勤怠公私以制其欺若夫小有過誤則包含敎戒而佚其故如使諫官毛舉細過以相糾則大體失而爭釁起於細微亂世之所以言愈夥而事愈圮也宰相者外統六官內臣君德而持可久可大之衡以貞常而馭變者也君心之所自正國體之所自立國本之所自固民生之所自安非圖通於四海萬民數百年之規而不役於一時之利病者不足以勝其任故古者三公論道所論者道耳不能與任氣敢言之士爭一言一事之可否而論道於君抑不在摘人閙細政纖舉動之小愆發深宮之纖過以與君競樲自媟而與天子不親故與諫官同者未必是而其

異者未必非也詭隨諫官而避其彈射則可以應一事而不可以規大全逆折諫官而伸其獨見則幾事不密而失其正色立朝之度若夫宰相而果懷私以病國固諫官所必抗正以爭而非可使與辯訟於一堂競偶然之得失者也夫諫官職在諫矣諫者諫君者也徵聲逐色獎諛斥忠好利喜功狎小人耽逸豫一有其幾而必犯顏以諍大臣不道誤國妨賢導主賊民而君偏任之則直糾之而無隱若夫羣執事之修墜則六官之長最其成執憲之臣督其失宰相與天子總大綱以裁其正初不藉諫官之毛舉纖擊搜剔苛求以矜辨察老成熟慮之訏謨非繁稱曲說矯

衆異同於議論者所可流風裁以決定者也故天子誠廣聽以求治則宰相有坐論之時羣臣有待問之時諫官有請對之時而不可有聚訟一堂道謀築舍之時官各有其守政各任其人分理而兼聽之惟上之虛衷以廣益豈立一成法以啟爭端可爲不易之經乎

旱饑而赦以是仁民非所以仁之也　太宗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亦既知之矣而貞觀二年以旱赦天下信道不篤知不可而復爲非君師之道矣夫赦亦有時焉而可者夷狄盜賊僭據上國蚩蚩之氓脅從以徼幸上不能固保其民使羣陷於逆則蕩滌而矜全之可耳旱饑之民

流離道殣者類不能爲姦惡而姦惡之徒雖旱飢而固不至於餓瘠者也如曰衣食不足而非僻以起則夫犯者在未飢以前固非爲飢所迫而奚所恤哉省囚繫以疏冤滯宥過誤以恤舂愚止訟獄以專農務則君上應行之政無歲不宜而不待旱飢至於旱飢之歲豪民擅粟以掠市子女游民結黨以攫要糴貸甚且競起爲盜以攘殺歷情非法不懲非刑不戢而更縱不軌之徒使無所創艾以橫行郊邑又豈非凶年之大蠹哉蠲逋欠減租庸所以救荒也困於徵輸者樸民也蠲免與赦罪並行於一紙則等樸民於姦宄名不正實不符亦重辱吾衽席之赤子矣不雜赦

乘之令於祖祖之詔尤人君扶正人心之大權而時君不察因以此答上天好生之心天其樂佑此頑民以賊凋零之孑遺乎體天心以達民隱非市恩之俗吏所得與焉久矣

唐制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陳所見謂之五花判事而宰相審之此會議之始也敕旨既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則抄參封駁之始也夫六官之長貳各帥其屬庇其事以待軍國之用乃非體國如家者則各炫所長匿所短互相推移而避其咎使無總攝而通計之者將飾文具以應而不恤國事之疏以傾也此不可聽庶司之汎應而無與

折中之者也統之以宰相而推諉自私之弊去矣然宰相之賢者且慮有未至而見有或偏不肖者之專私無論也先以中舍之雜判盡羣謀以廸其未達而公論以伸則益以集而權弗能竄其失者庶乎鮮矣猶且於既審之餘有給事之駁正以隨其後於是而宰相之違以塞而人主之欲以繩斯治道之至密而恃以得理者也雖然雜判者陳於其先也駁正者施於其後也中舍之議已集宰相之審已定始起而駁之自非公忠無我之大臣純白知通之給諫參差相左而給事與宰相爭權則議論多朋黨與而國是以亂然則駁正之制當設於雜判陳而宰相方審敕旨

未下之際以酌至當之宜是非未著而從違皆易斯羣臣之能盡而宰相之慮不傷唯公議已允而宰相中變以舞法者然後給事封還而駁正之不尤可達人情定國是而全和衷之美乎太宗謂王珪曰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或護己短遂成怨隙蓋慮此矣立法欲其徹乎賢不肖而俱可守法不精研而望人之能舍己從人也亦不可得之數已中舍各抒所見而給事折之以從違宰相持衡而斷之天子裁成以行之合人心於協一而宮省息交競之情事理得執中之用酌古鑒今斯可久之良法與近世會議徧及九卿而唐之雜判專於中舍其得失

也孰愈夫九卿各有典司者也既與其屬參議其所修之
職以待舉行而有一成之見而執為不可易者假有大兵
大役司馬司空務求其功之成而司農務求其用之省則
其不相謀而異同競矣唐宋之給舍皆歷中外通衆理而
待枚卜之選者也兼知盈詘成敗之數以酌時之所可行
則彼此不相妨而以相濟維判而駮正之足矣何用詢及
專司之官以生嚚訟哉如有議成敕下而九卿不可奉行
者自可復陳利病以更爲酌改無容於廟議未審之前豫
爲異論以相掣國事之所繇定惟其綱紀立以一人心而
已會議者大臣免咎之陋術其何利之有焉至於登進大

臣參酌大法裁定大體則惟天子之乾斷與宰相之贊襄而參以給舍之淸議六官各守其典章而不可有越位侵官之妄如使衆紛呶之說以模稜而求兩可則大臣偸羣臣競朋黨與機務沮其弊可勝言哉不周知天下之務不足以決一事之成宰相給舍無所偏私以周知爲道者也不消弭人情之競不可以定國事之衡辨判駁正愼之於前而畫一必行於後議論雖詳而不至於爭競者也太宗曰或成怨隙或避私怨順一人之情爲兆民之患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斯言避矣

讀太宗論治之言我不敢知曰堯舜之止此也以視成湯

武王其相去無幾矣乃其敎彝倫斁至德雜用賢姦從欲規利終無以自克而成乎大亂讀史者覽之可以知治可以知德可以知學矣氣者發以噓物而斂以自攝其心者也鬪見之善啟其聰明而隨氣以發斂其發也洩其藏以加於物故言者所以正人而非以正己也己有餘而不忍物之不足則出其聰明以廸天下之昏翳而矯之以正子不忍於父臣不忍於君士不忍於友聖人君子道不行而不忍於天下後世於是而言之功大矣若夫受天命作君師臣民之責服於躬載於一心則斂氣以攝聰明而持天下於心以建中和之極故曰湯武身之也身正而天下正

不以言也故仲虺之誥仲虺言之也咸有一德伊尹言之也旅獒召公言之也無逸周公言之也無湯武無言以自鳴其道而詔羣臣推而上之大禹臯陶益稷各盡言以進堯舜而堯舜執中之訓迨及倦勤遜位之日道不在己而後以詔舜禹然則堯舜惟不忍於後世禹臯益稷伊萊周召惟不忍於君而不容已於言下此者雖躬行未逮而進忠於上亦不必以言過其行責之其忠也即其行也今太宗之言非堯舜湯武之言而伊萊周召之言也任堯舜湯武之任而奪伊萊周召之言以爲己言則下且何言之可進而開善之路窮益太宗者聰明溢於闊見而氣不守中

以動而見長者也其外侈其中枵其氣散其神瞀其精竭其心馳迫乎彝倫之攸斁至德之已虧僥幸外熒利欲內迫而固無以自守及其衰年而益以氾濫所必然矣嗚呼豈徒帝王爲然哉自修之士有見而亟言之德不崇心不精王通之所以不得爲眞儒也況揚雄韓愈之利欲熏心者乎故魯論之言言也曰愼曰後從曰訥曰訒曰恥曰怍聖狂之辨辨於筆舌可畏也哉

夷狄之勢一盛一衰必然之數也當其衰而幸之忘其且盛而無以禦之故禍發而不可止夫旣有其土則必有其人以居之居之者必自求君長以相保相保有餘而必盛

未有數千里之土曠之百年而無人保之者也已盛者而已衰矣其後之能復盛者鮮矣而地已曠人必依之有異族有異類而無異土衰者已衰不足慮也繼之以人依其土而有之則族殊類異而其偪處我邊徼也同突厥之盛至頡利而衰既分爲二不能相比於是乎突厥以亡迄於五代而遂絶夫豈特夷狄爲然哉五帝三王之明德漢唐宋之混一今其子孫僅存者不再興而君天下者不一姓況特强不逞之部落乎夫其人衰矣亡矣其土則猶故也天不能不爲之生種姓地不能不爲之長水草後起者不能戢止其戎心曾無慮此而可以其一族之衰爲中國幸

邪其族棄其地無主則必更有他族乘虛而潛滋暗長於瀚莽之中故唐自貞觀以後突厥之禍漸息矣而吐蕃之害方興繼之以契丹皆突厥兩部之域也頡利禽而御樓受俘君臣交慶其果以是爲中國永安之祚哉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太宗命李大亮安撫之貯糧磧口以賑之未嘗非策也而大亮之不奉行也何居施之以德者制之以威也已衰者存之不足爲憂存已衰者則方興者不能乘無主以擅其地則前患息而後釁可弭盛衰之形我得而知而無潛滋暗長之禍雖暫勞暫費而以視靡財毒衆以守邊割地納賂以苟免其利害奚若邪恭守安內之說爲

訏謨豈久遠之大計哉

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謂古人醇樸漸至澆譌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偉哉其爲通論已立說者之患莫大乎忿疾一時之流俗激而爲不必然之慮以鄙夷天地之生人而自任以矯異於是刻覈寡恩成乎心而刑名之術利用以損天地之和荀卿性惡之說一傳而爲李斯職此故也且夫樂道古而爲過情之美稱者以其上之仁而誘其下之順以賢者匡正之德而被不肖者以醇厚之名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僅見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其實則堯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澆貞淫剛柔愚明

之固然亦無不有如躬閱者矣唯其澆而不𢡮淫而不貞柔而疲剛而悍愚而頑明而詐也是以堯舜之德湯武之功以於變而移易之者大造於彝倫輔相乎天地若其編氓之皆善邪則帝王之功德亦微矣唐虞以前無得而詳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淸昏姻未别喪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異於禽獸無幾也故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之明倫察物存唐虞之民所去也同氣之中而有象況天下乎若夫三代之季尤歷歷可徵焉當紂之世朝歌之沈酗南國之淫奔亦孔醜矣數紂之罪曰爲逋逃萃淵藪皆臣叛其君子叛其父之梟與豺也至於春秋之世弑君

晉三十三又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殺姻黨相滅無國無廢而無之蒸報無忌黷貨無厭日盛於朝野孔子成春秋而亂賊始懼刪詩書定禮樂而道術始明然則治唐虞三代之民雖而治後世之民易亦較然矣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譌象縣共驩飛廉惡來楚商臣蔡般許止齊慶封魯僑如晉智伯豈秦漢以下之民乎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之民無以異於三代之始帝王經理之餘孔子垂訓之後民固不乏敗類而視唐虞三代帝王初興政教未孚之日其愈也多矣戰國之末諸侯狂逞辯士邪誣民不知有天性之安而趨於澆

非民之固然也秦政不知而疾之如寇乃益以增民之離叛五胡之後元高宇文騷戾相踵以導民於澆非民之固然也隋文不知而防之若讎乃益以增民之陷溺逆廣嗣之宣淫長侈而後民爭爲盜唐初略定夙習未除又豈民之固然哉倫已明禮已定法已正之餘民且願得一日之平康以復其性情之便固非唐虞以前茹毛飲血茫然於人道者比也以太宗爲君魏徵爲相聊修仁義之文而天下已帖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辮歸誠不待堯舜湯武也垂之十餘世而雖亂不亡事半功倍孰謂後世之天下難與言仁義哉邵子分古今爲道德功力之四會帝王何促而

講說何足術之後又將奚若邪泥古過高而非薄方今以戕生人之性其說行而刑名威力之術進矣君子奚取焉擬風扇民氣傷民心之待治也尤急起而爲之如暑之望浴也尤易於隋唐之際哉

太宗曰未能受諫安能諫人此知本之論也夫唯窮凶之主淫虐無擇則雖以虛衷樂善之君子陳大公無我之言而亦祇以危身非此者君之拒諫而遠君子洵失德矣諫者亦惡能自反而無咎哉凡能極言以諫者大抵其氣勝者也自信其是而矜物以莫及物莫能移者也其氣勝則其情浮自矜而物莫能移則其理窒上以事君下以涖衆

中以交於僚友可其所可而否其所否堅於獨行而不樂物之我違唯如是也乃以輕寵辱忘死生而言之無忌其賢者有察理未精達情未適之過而執之也堅其次則氣動而不收言發而不止攻異己而不遺餘力以墮於媢忮而傷物已甚則人主且窺其中藏謂是嘵嘵者之但求利己也其言不可奪而心固不爲之感奚望轉石移山於片語乎惟虛則公公則直惟明則誠誠則動能自受諫者所以虛其心而廣其明也諫者之能此者鮮矣事上接下其理一也君不受諫則令爲而臣民不從臣不受諫則言焉而天子不信位不可恃氣不可任辯不可倚理不可挾乎

惜好善坦夷遜志者早有以動人主之敬愛而消僚友之疾忌畢而周公忠而孔明用此道也婞直予智持一理以與當宁爭得失自非舜禹以紉堯之道待之其不以啟朋黨而壞國是也難矣哉

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亦易見也所以格之者大理民彝之綱道人皆與知亦易能也然而斷之於大人之獨得而諫諍之臣不足與焉於魏徵馬周見之矣君心無過而過在事則德不足而言有當下逮於工瞽而言無不效若夫心則與心相取者也心之有非必厚自匿而求以勝物進言者其言是也其人非也其人雖無大非而

心不能自信於是則皆非求勝者將曰旁觀而言之吾亦能爲此言試以此言於汝汝固不受也言還其言而心仍其心交相謫而祇益其怨惡如能隱忍以弗懲惡足矣奚望格哉唐太宗不恤高祖之溫凊視膳處之卑湫之大安宮而自如九成宮以避暑嫁其女長樂公主敎資送倍於長公主此豈事之失哉其惛不知恤者仁孝忘於心也馬周言之魏徵言之皆開陳天理民彝之顯敎以思動其惻悱也乃周言不聽決驕以行於徵之言則入謀之長孫皇后而後勉從使后而如獨孤武韋也徵死矣人自有父子人自有兄弟一念之微忽焉不覺直辭以啟之以自覿其

[illegible]豈難知而難從者乎而二子者君所信受者也卒不能得此於君則其故可思矣徵之起也於羣盜之中攀李密而去之事隱太子而去之周則挾策干主餘於才而未聞其修能之自潔者也以此而欲警人子之心於不容已之媿疚奚可得哉夫大人者尚以其言格君心之隱慝賢主樂之中主媿之庸主弗敢侮之何至以太宗之可與言而斥爲田舍翁邪不幸而遇暴主以殺身亦比干之自靖自獻於先王而非滕口說以聽凶人之玩弄豈易言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己之正非一旦一夕之功矣

言治者而遽言權非權也上下相制以機械互相操持而

交讎其欺也以儀秦之狙詐行帝王之大法亂奚得而弭人心風俗奚得而不壞哉王伽之詐也與李參朋姦而徼隋文之賞唐太宗師之以縱囚三百九十人而三百九十人咸師參之智如期就死嗚呼人理亡矣好生惡死人之情也苟有可以得生者無不用也守硜硜之信以死殉之志士且躊躇而未決況已蹈大辟之戮民乎太宗之世天下大定道行使州有刺史縣有令尉法令密而廬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囚之縱者雖欲逋逃抑誰爲之淵藪者太宗持其必來之數以爲權囚亦操其必赦之心以爲券縱而來歸

遂以侈其恩信之相孚夫誰欺欺天乎夫三百九十八之中非無至愚者不足以測太宗必赦之情而徼幸以逃且當縱遣之時爲此駭異之舉太宗以從諫聞亦未聞法吏據法以廷爭則必太宗陰授其來歸則赦之旨於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爲盛治或詫爲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機械所籠致而如拾者也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爭誇者必其詐也王道平平言僻而行詭者不容於堯舜之世蘇洵氏樂道之曰帝王之權惡烈於洪水矣

傳曰爲人君而不知春秋之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

不知春秋之義何義也適庶明長幼序尊卑別刑賞定重農抑末進賢遠姦貴義賤利端本清源自治而物正之義也知此則讒賊不足以逞而避此者之為讒賊不待擿發而如觀火舍是乃求之告訐以知之告讒告賊而不知告者之為讒賊也亦其迷惑失守延讒賊於肘腋而以自危亡也人主明其義於上以進退大臣大臣奉此義以正朝廷朝廷飭此義以正郡邑牧之有守令監之有觀察採訪之使裁之有執憲之大臣苟義明而法正姦頑不軌者惡足以遂行而無忌即行之亦隱伏於須臾而終必敗露奚告訐乎告訐興則賞罰之權全移於健訟之匹夫而上何

賞言者何貴有執憲之臣哉且夫爲人告訐者洵不道矣而愿樸恭謹之民能奮起以興姦頑爭死命者百不得一也非夫險詖無憚之徒悉有暇日以察人之隱匿而持短長操必勝之術以與官吏豪猾角逐忘尊卑輕禍福背親戚叛朋友吏得脅其長官奴隸制其主伯正春秋之義所斥爲讒賊必杜絕其萌蘖者也知其害而早絕之則讒無不見賊無不知昭昭然揭日月以與天下相守於法紀吞舟漏網之姦其得容於政簡刑清之日者蓋亦寡矣太宗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上封事者訐人細事當以讒人罪之而其時吏不殃民民不犯上韙矣哉

銀之爲用自宋以上用飾器服與黃金珠玉等而未得與錢布粟帛通用於民閒權萬紀請采銀宣饒而太宗斥之亦猶罷采珠以懲侈耳後世官賦民用以銀爲主錢布粟帛皆受重輕之命於銀夫銀藏畜不蝕鍊鑠不減藏之約而齎之也易人習於便利知千百年之無以能易之矣則發山采礦無大損於民而厚利存焉庸詎不可哉然而大害存焉者非庸人之所知也奚以明其然邪銀之爲物也固不若銅鐵爲械器之必需而上類黃金下同鉛錫亡足貴者尊之以爲錢布粟帛之母而持其輕重之權蓋出於一時之制上下競奔走以趨之殆於愚天下之人而蠱之

也故其物愈多而天下愈貧也采之自上而禁下之采則上橫其斂以籠致耕夫紅女之絲粟而財亟聚於上民日貧役而不自知既以殫民之畜積矣且大利之孔未可以刑法禁塞之也嚴禁民采則刑殺日繁而終不可戢若其不禁而任民之自采乎則貪惰之民皆舍其穡事以徼幸於詭獲而田之汙萊也積且聚游民於山谷而唯力是覘以取盈則爭殺興而亂必起一旦山竭澤枯游民不能解散而亂必成即幸不亂也耕者桑者戮力所獲養游民以掛無用之物銀日益而絲粟日銷國不危民不死其奚待焉自非參百年之終始以究利病者奚足以察此哉嗚呼

自銀之用流行於天下役粟帛而操錢之重輕也天下之害不可訖矣錢較粟帛而爲之輕矣藏之約矣銀較錢而更輕更約矣吏之貪墨者暮夜之投歸裝之載珠寶非易致之物則銀其最便也不然汎舟驅車銜尾載道雖不恤廉隅者不敢也民之爲盜也不能負石粟持百緡即以錢而力盡於十緡矣穴而入篋而胠者其利薄其刑重非至亡賴者不爲銀則十餘人而可挾萬金以去近自成化以來大河南北單騎一矢劫商旅者俄頃而獲千緡之値是銀之流行汙吏貪斂大盜晝攫之尤利也爲毒於天下豈不烈哉無已杜塞其采鍊之源而懲其暗耗廣冶鑄以漸

奪其權而租稅之入以本色爲主遂不能致而後參之以錢行之百年使銀日貴而賤均鉛錫將耕桑廣殖墨吏有所止而盜賊可以戢尚有甚乎天地之產難得而不易貿遷者以安民於所止而裕之也帝王之政繁重而不敢便安者以息民之偷而節其濫也且斸諸山夕煅諸冶徑寸而足數十人之衣食姦者逞愿者削召擾奪而棄本務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走死天下者唯銀也采礦之禁惡可不嚴哉權萬紀之削奪有餘辜矣

貞觀十年定府兵之制大約與齊隋銷兵宋罷方鎮之意略同府兵者猶之乎無兵也而特勞天下之農民於番上

之中是以不三十年武氏以一婦人輕移唐祚於宮闈李敬業死而天下靡然順之無有敢伸義問者非必無忠憤之思與力不能也唐之亂亟於未有三十年而無大亂者非能如漢宋守成之代晏安長久也非元宗罷府兵改軍制則安史懷恩朱泚河北西川淮蔡之釁起唐久為秦隋惡能待懿僖之昏亂黃巢起而始亡哉府軍之制散處天下不論其風氣之柔剛任為兵與否也多者千二百人少者百人星列碁布於隴畝乃至白首而不知有行陳季冬習戰呼號周折一優人之戲而已三百人之團正五十人之隊正十人之火長編定而代襲之無問其堪為統率否

也凡可嗌者兵械甲裝無事則輸之庫征行而後給之刃鏽不淬矢屈不檠晴燥不潤雨溽不曝甲斷胄穿刀刓弓解與守之吏取具而止倉卒授之而不程以其力莫能詰也甲與身不相稱攻與守不相宜使操不適用之殖金衣不蔽身之腐革甚則剡撓竹以爲戈矛漆敗紙以爲盾櫓其不習軍陷邑者幾何也狃爲故事而應以虛文徒疲敝其民於道路一月而更而無適守者無固志名爲有兵六百三十四府而實無一卒之可憑故安史一攤番兵以渡河而兩都瓦解蓋天寶初改府兵易彍騎而因循舊習未能鐲積玩之弊以更張也後世論者泥古而不知通猶曰

兵制莫善於唐則何如秦隋之盡銷兵而猶不舉農民以偷死地乎詳考府兵之制知其爲戲也太宗之以弱天下者也欲弱天下以自弱則師唐法焉可爾

太宗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爲諸州刺史子孫世襲而無忌等不願受封足以達人情矣夫人之情俾其子孫世有其土世役其民席富貴於無窮豈有不欲者哉知其適以殄絕其苗裔而禍天下苟非至愚未有不視爲陷阱者也周之大封同姓與功臣也聖如周公賢如呂召而固不辭其餘非不知居內之安而無不利有其國以傳之奕世何至於無忌等之以免受茅土爲幸乎時爲之則人安之

時所不可爲非貪叨無已懷姦欲叛者固永終知敵而不顧也焉周曰孩童嗣職萬一驕慾兆庶被殃國家受敗則不忍毒害見存之百姓而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稍有識者罔聞之而爽亦也故夫子之論治參舊論而居其一而不及於封建作春秋明王道而邾郳之受爵不登於策城衛遷杞皆不序其功然則當春秋之世固有不可復行者矣況後世乎柳宗元之論出泥古者猶競起而與爭勿庸爭也試使之行焉而自信以必行否也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而公薄之豈強公以茅土邪强人而授之國爲天下嗤而已矣惡足辯

貞觀改服制嫂叔夫之兄弟之妻皆相爲服變周制也古之不相爲服者禮傳言之詳矣嫂不可以母道屬弟之妻不可以婦道屬所以定昭穆之分也嫂叔生而不通問死而不爲服所以厚男女之別也唐推兄之敬而從兄以服嫂推弟之愛而從弟以服其妻所以廣昆弟之恩也周謹乎禮之微唐察乎情之至皆道也而周之義精矣雖然抑有說焉禮以定萬世之經則必推之天下而可行盡乎事之變而得其中者也有人於此少而失其父母抑無慈母乳母之養而嫂養之長而爲之有室則恩與義兩不得而忘也生藉之以生死則恝然而視若行道之人心固有所

不安矣任禮舅之妻從母之夫無服者也而或曰同爨緦
鞠我之恩而不如同爨乎其不忍不爲服必也有人於此
少孤而兄嫂之巳而爲之納婦自納采以至於請期稱主
人者皆兄也旣娶而兄猶爲家政之主未與宮而兄死其
婦視夫之兄有若道焉且兄而居長則固小宗之宗子也
合小宗之則女爲之服而弟之妻獨否一家之所統尊顧
可傲岸若旁客乎繼父無服者也同居而爲之成室家立
親廟則服朞夫之兄可爲小宗而成其家室以視繼父之
同居而異姓者奚若抑義之不得不爲服者也禮有之子
思之哭嫂也爲位而哭不容已於哭也可爲之哭則可爲

之服君子惡夫涕之無從而服之不亦可乎上古之世男女之別未正昭穆之序未審故周公嚴之於此而辨之精後世男女正而恩禮睽兄弟之離類起於室家之猜怨則使相爲服以獎友睦之誼亦各因其時而已禮曰時爲大百王相承所損益可知也聖人許時王以損益則貞觀之改周制可無疑已

自言兵者有使貪之說而天下之亂遂不可弭岑文本引黃石公之言以請釋侯君集私高昌珍寶之罪用此說也乃阿史那社爾以降虜而獨能不受君集之貽邊外之法嚴於中國中國安能不爲邊外屈哉敗其軍拔其城滅其

國而貪其所獲武人之恆也然而君以之怒其臣臣以之叛其君主帥以之惡其偏裨偏裨以之懟其主帥兵以之戀剽獲而無戰心民以之受掠奪而爭反畔功已成亂已定不旋踵而大潰古今以此而喪師失地致寇亡國者不一也貪人敗類而可使司三軍之命以戡亂甯民而定國乎漢高之於項羽非其偏裨也其於懷王君臣之分未定也而封府庫以待諸侯樊噲屠狗者能明此義乃以平項羽之怒而解鴻門之戹項羽不知終以取怨於天下誨盜而人思奪之大易豈欺我哉唐下侯君集於獄宋徵王全斌而使之待罪法所必飭也終釋君集而薄罰全斌示不

與爭利也兩得之矣故言兵者之言皆亂人之言爾岑文本惡足以知此哉

太宗詔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劾刺史則前此固有劾之之法而戴州所部有犯者御史以劾刺史賈崇亦循例以劾之也此法不知所由昉意者蘇威當隋之世假儒術飾治具以欺世其創之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久者固失道而後學失之學君失而後卿大夫無不失也上者端本清源歸責於天子之辭也民有大逆君踰月而後舉罰自艾而已治之不隆教之不美天子不自懲恐而以移罪於刺史乎民犯大逆而劾及刺史於是互相掩蔽縱梟

猶以脫於網罟天下之亂風俗之壞乃如河決魚爛而不可止隋末寇盜徧天下而煬帝罔聞刃加於頸尚不知為誰氏之賊皆蘇威之流置苛細之法自謂王道而以塗飾耳目增長誕賊者致之也懲貪而責保薦之主賊盜而嚴漏捕之誅詳刑而究初案之枉皆教之以掩蔽而縱姦以賊民之法也必欲責之上以矜民之散亦自天子之自為修省而已下者其何責焉

小道邪說惑世誣民而持是非以與之辯未有能息者也而反使多其游詞以益天下之惑是與非奚準乎理也事也情也理財有似是之理事則有偶然之事情則末俗庸

人之情易以歆動沈溺不能自拔者也以理折之彼且援天以相抗天無言不能自辯其不然以事徵之事有適與相合者而彼挾之以爲不爽之驗以情奪之彼之言情者在富貴利達偷生避死之中爲庸人固有之情而惻隱羞惡之情不足以相勝故孟子之辯楊墨從其本而正其罪曰無父無君示必誅而不赦也若其索隱於心性穿鑿於事理者不辯也君子之大義微言簡而文溫而理固不敵其淫詞之曼衍也太宗命呂才刊定陰陽雜書欲以折其妄而納民於正然而妄終不折民終不信流及於今乃以增益且託爲呂才之所定以疑民者折之於末而不拔其

本旁其橫流之不止矣夫此鄙猥不經之說何足定哉定之而孰必信之乍信之而孰與守之且託於所定以亂人道之大經如近世擇婚以年命而使配耦非其類者僉曰才所定也曆官乃以貸敬授民時之簡末嗚呼禍亦烈哉夫才所據理徵事緣情以折妄者宅經也葬法也祿命也三者之不可以妖妄測陰陽而賊民用蔑彝倫背天理干王制不待智者而洞若觀火先王慮愚民之受罔而迷也爲著於禮經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刑當其辜勿與辯也然且貪懦之俗徼幸鋒端之竊蓄延蟪蛄之生日謂術人而謀行止忘親蔑性擬骨如葬而不收爭奪競訟以

求得爲君師者倘取其言而刪定之不亦傎乎夫王者正天下之大經以務民義在國則前朝後市在野則相流泉度夕陽以利民用而宅經廢矣賢者貴善人富有罪者必誅詭遇幸逃之塗塞而祿命窮矣慎終追遠導民以養生送死之至性限以時授以制則葬法詘矣然而有挾術以鬻利者殺其首竄其從焚其書而藏之者必誅不赦以剛斷裁之數十年而可定舍此不圖屑屑然與較是非於疑信之閒咸其輔頰舌以與匪人爭其以厭天下亦已末矣呂才之定適以長亂言雖辯誰令聽之

立子以適而適長者不肖必不足以承社稷以此而變故

忍於骨斷兵刃加於骨肉此人主之所甚難而雖有社稷之臣不能任其議也魏王泰投太宗之懷曰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褚遂良即以此折泰之姦偉矣而唐幾亡於高宗遂良致命以自靖弗能靖國家故曰人主之甚難而社稷臣不能任其議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聖人挪非常之舉非後世所可學也舜立而丹朱安虞賓之位魏王不食能帖然於高宗之世哉太宗能保高宗之容承乾與泰而不能必泰安於藩服以承事高宗則抑情伸法以制泰事有弗獲已者自投於牀抽刀欲刎嗚呼英武如太宗而欷歔以求死也亦可悲矣哉或曰立適長而不能賢擇

人以轉之勿憂矣似也太宗之世忠直老臣無有過魏徵者固以師保之任任之矣乃徵嘗爲建成之宮僚效既可覩徵以正月卒而承乾以四月反徵即不死固無能改於其德大難與徵爲袁淑而已紇干承基之流於徵何憚焉教者君父之反身也非可僅責之師保也光武廢東海立明帝而漢道昌東海亦保其福祿不待窮也光武之爲君父者無媿也太宗蹀兄弟之血於宮門早教猱以升木寬遂其所寵愛以徇長孫無忌之請知高宗之不能克家而姑授之置吳王恪之賢以陷之死夫亦反身不令故無以救其終也漢文守藩代北際內亂而無窺覬之心迎立已

定猶三讓焉然有司請建太子猶遲久而不定誠愼之也非敢執嫡長以輕天位況太宗之有慙德也乎

長孫無忌曰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此佞者之辯也太宗不能折之遽立治而不改唐幾以亡仁恕者君德之極致以取天下而有餘況守文乎無忌惡知仁恕哉不明不可以爲仁不忠不可以爲恕仁者愛之理也而其發於情也易以動故在下位而易動於利在上位而易動於欲君子之仁廓然曠於情之貞淫而虛以順萬物之理與義相扶而還以相濟故仁陰德也而其用陽若遇物而卽發其不忍之情則與嚅呢呴沫者相取而萬物之死生有所不恤

陰德易以陰用而用以陰乃仁之賊此高宗之仁也恕者
推己以及人仁之賜也以己之欲推之於物難之難者也
難之難者以其所推者己之欲也故君子之恕推其所不
欲以勿施於人而不推其欲以必施以所欲者非從心而
不踰矩未可推也然而不欲者亦難言矣奪己之聲色臭
味而使不集於康閒人之所不欲也以此而不欲奪人則
屈己之道屈天下之情以求免於人之快悒皆可曰恕而
以縱女子小人僉壬讒佞者彌甚忠也者發己自盡之謂
盡己之所可爲盡己之所安爲盡己之所不爲而弗爲而
後可以其不欲者推於物而勿施不然人且呼顧以蒲涕

泣以千陳其媟狎之私以俯伏而待命女子小人僉壬讒佞未能得志之日方挾此術以怵我而已於義利理欲之惜未定則見爲不可拂而徇之以遂其姦邪皆曰是不可欲者勿施焉恕也故仁恕者君子之大德非中人以下所能居之不疑者也高宗竟以此而不庇其妻子不保其世臣殃及子孫亂延宗社長孫無忌惡足以知仁恕哉挾仁恕之名以欺太宗而太宗受其罔故曰佞者之辯也太宗明有所困忠有所詘遂無以折佞人之口而使雠其邪此三代以下學不明德不修所以縣絕於聖王之理也

貪戀而畏人知掩之使不著以疑天下小人之僞也其猶

畏人知也有不敢著不忍著之心則猶天良之未盡亡也抑不著而使天下疑則使天下猶疑於大惡之不可決爲而名教抑以未熸無所畏無所揜而後惡流於天下延及後世而心喪以無餘太宗親執弓以射殺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時也窮凶極慘而人之心無毫髮之存者也史臣修高祖實錄語多微隱若有怵惕不寧之情焉夫人皆有之心也且以示後世與宋太宗燭下斧影之事同其傳疑則人固謂天倫之不可戕也而太宗命直書其事無畏於天無憚於人而不揜乃以自信其大惡之可以昭示萬世而無慚顧且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

爲誰歟乎周公之誅管蔡周公不奪管蔡之封也季友鴆叔牙季友不攘叔牙之位也建成元吉與己爭立而未嘗有劉劭之逆貽唐室以危亡而殺之以圖存安忍無親古人豈其口實哉且周公之不得已而致天討也鴟鴞之怨東山之悲有微辭有隱痛而歸於商奄而不諉二叔誅竄之迹東人之頌公者亦曰四國是皇不曰二叔是誅也過成於不忍疑事迫於不獲已志窘於不能遂言詘於不忍明天下後世勿得援以自文其惡觀過而知仁公之所以無慙於夙夜也若大過之不可掩而君子謂其如日月之食者則惟以聽天下後世之公論而固非己自快言之以

與天下於戕恩況太宗之以尊大位爲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至於自救直書而太宗不可復列於人類矣既大書特書以昭示而無忌矣天子之不仁者曰吾以天下故殺兄弟也卿大夫之不仁者亦曰吾以家故殺兄弟也士庶人亦曰吾以身故殺兄弟也身與家之視天下也孰親則兄弟援戈矛以起爭田廬絲粟之計而彊有力者得志焉亦將張膽瞋目以正告人曰吾亦行周公季友之道也蛇相吞蛙相啖皆聖賢之徒何憚而弗爲哉史者垂於來今以作則者也導天下以不仁而太宗之不仁蔑以加矣萬世之下豈無君子哉無憮然之心惻隱羞惡兩俱灰燼

功利殘賊横行於人類乃至求一掩惡飾僞之小人而不易得也悲夫

唐之攻高麗而不克也君非其君將非其將士卒怨於下盜賊亂於內何其宜矣唐太宗百戰以蕩羣雄李世勣程名振張亮皆戰將也天下抑非楊廣狠戾以疲敝之天下太宗自信其必克人且屬目以待成功乃其難也無異於隋於是而知王者行師之大略矣太宗自克白巖將舍安市不攻徑取建安策之善者也而世勣不從高延壽高惠眞請拔烏骨城收其資糧鼓行以攻平壤而長孫無忌不可乃以困於安市城下而狼狽班師夫世勣無忌豈不知

困守堅城之無益而阻撓奇計太宗自策既審且喜聞二高之言而終聽二將以遷延何也雖天子親將勝敗所繫者重世勣無忌不敢以萬乘嘗試太宗亦自顧而不能忘豫且之戒也藉令命將以行則韓信之度井陘劉裕之入河渭出險而收功即令功驕帥撓固無繫於安危之大數世勣無忌亦何憚而次且哉苻堅不自將以犯晉則不大潰以啟鮮卑之速叛竇建德不自將以救雒則不被禽而兩敗以俱亡完顏亮不自將以窺江則不挫於采石而國內立君以行弒佛貍之威折於盱眙石重貴之身禽於契丹偏師盜賊遠方之主且輕動而召危亡況六宇維繫於

一人而輕試於小夷乎怯而無功世勳無忌尚老成持重之謀也不然土木之禍天維傾折悔將奚及邪王欽若誑寇準以孤注欽若誠姦準亦幸矣鼓一往之氣以天子渡河為準之壯猷幾何而不誤來世哉春秋書從王伐鄭諱其敗以譏之射肩而後王室不可復興桓王自貽之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

劉洎之殺謂褚公譖之者其為許敬宗之汙誣固已乃使褚公果以洎之言白於太宗亦詎不可哉太宗征高麗留守西京者房玄齡也受命輔太子於定州者高士廉張行成高季輔馬周而洎以新進與焉非固為宗臣負伊周之

獨任也兵凶戰危太宗春秋已高安危未決也太子柔弱國有威福下移之防洎於受命之日遽亢爽無忌而大言曰大臣有罪臣謹即行誅然則不幸而太宗不返嗣君在疚[illegible]齡之項領且縣於洎之鋒刃而況士廉以下乎又況其餘之未嘗受命者乎人臣而欲擅權以移國者必立威以脅眾子罕奪宋公之柄用是術也而曹操之殺孔融司馬懿之殺曹爽王敦之殺周顗戴淵無所稟承猶無擇噬矧洎已先言於當宁挾既請之旨復何所忌以戢其專殺乎魏王泰未死吳王恪物望所歸洎執生殺之權以誅異己欺太子之柔惟其志以逞何求而不得然則伊霍之事

洎卽不言抑必有其情焉且又惡知洎之狂悖不果有是言哉或曰洎請卽行誅之對剛而愎耳非能有不軌之情也曰所惡於彊臣者唯其很耳驁者很之徒也無所忌而而之心乃可無所忌而失諸口遂以無所忌而見之事司馬師高澄朱溫李茂貞唯其言之無忌者有以震懾乎人心而天下且詫之曰此英雄之無隱也當其曰請卽行誅目無天子心無大臣百世而下猶不測其威之所底止而可留之以貽巽輭之沖人乎使褚公果勸太宗以殺洎亦忠臣之效也或曰唐虞方興之勢而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以開國元臣匡扶王室洎雖狂無能爲也曰人之可

信以無妄動者唯其愼以言慮以動而已不可言而言之則亦不可爲而爲之朱泚孤軍無助而走德宗苗傳劉正彥處張浚韓世忠之間而廢宋高皆愚戇而不恤禍福者也藉曰泊爲文吏兵柄不屬焉范曄王融亦非有兵之可恃又孰能保泊之無他乎使伏其辜非邀計而淫刑審矣以古術測亂之所自生也史言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誰爲此祕記者其緣來不可考也太白之光纔見莫及南北之道去日近而日奪其光去日遠則日不能奪而晝見五緯之出入曆家所能算測而南北發斂曆法略而古今無考使有精於步測者亦常耳而太史守

其曲說曰女主昌與所謂祕記者相合太宗不能以理折之而横殺李君羨以應之李淳風又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以決其必然武氏之篡奪實斯言啟之也凡篡奪之禍類乘乎國之將危而先得其兵柄起而立功以拯亂然且遲回疑畏而不敢驟抑有彊幹機智之士若荀攸郗慮劉穆之傅亮李振敬翔之流贊其逆謀而多畜虎狼之將佐爲之爪牙然後動於惡而人莫能禦今武氏以一淫嫗處於深宮左右皆傅粉塗朱猥媟之賤士三思懿宗承嗣輩固耽酒嗜色之紈袴一彊項之邑令可鞭笞而殺之庸豎也乃以熒炎方興之社稷淫風一拂天下歸心藏頭咋舌

於枷梏藁灼之下莫之敢抗武氏何以得此於臣民哉天下固曰前聖之祕記然也上天之垂象然也先知如淳風者已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淳風曰當王天下武氏曰吾當王也淳風曰殺唐子孫殆盡武氏曰吾當殺也嗚呼搖四海之人心傾方輿之宗社使李氏宗支駢首以受刃淳風一言之毒蹈天罔極矣甚哉太宗之不明也正妖言之辟執淳風而誅之焚祕記斥太史之妄武氏惡足以惑天下而成乎篡哉有天下而不誅逐術士敬授民時以定民志則必召禍亂於無窮人有生則必有死國有興則必有亡雖百世可知也惡用此嘵嘵者爲

以利為怨者見利而無不可為故子之能孝者必其不以親之田廬為怨者也臣之能忠者必其不以君之爵祿為怨者也友之能信者必其不以友之車裘為怨者也懷利以孝於親忠於君信於友利盡而去之若鶩利在他人則棄君親背然諾不旋踵矣此必然之勢也故慈父不以利畜其子明君不以利餌其臣貞士不以利結其友太宗遷李世勣為疊州都督而敕高宗曰汝與之無恩我死汝用為僕射以親任之是已明知世勣之唯利是視一奪子之閒而相形以成恩怨其為無賴之小人灼然見矣而委之以相柔弱之嗣君不亦愚乎長孫無忌之勳戚可依也褚

遂良之忠貞可託也世勣何能爲者高祖不察而許爲純臣太宗不決而託以國政利在高宗則爲高宗用利在武氏則爲武氏用唯世勣之視利以爲歸而操利以籠之早已爲世勣所窺見以益歆於利家事一言而社稷傾於武氏所必然矣若謂其才智有餘任之以邊陲可矣錮之於疊州庸聽從而亂哉

讀通鑑論卷二十終